



巡江纪

我没有见过林风眠先生。1962年天津美协的展厅举办“林风眠画展”，我第一次看他的画就被强烈地吸引。我马上把我的感受写了一篇随笔《林风眠和他的画》，发表在《天津晚报》上。那年我二十岁。

在这篇短文中，我分析了他的画风与技法。我欣赏他水墨里融合着光线恍恍惚惚的气息，对意境的散文化的表达，结构上的音乐感，强烈的形式感和形式美，还有将传统与西方现代融为一体的画法。

记得那时我年少无知，文章发表后，把剪报寄给林风眠先生，还居然异想天开，希望得到先生的“几笔墨宝”。结果自讨没趣，连回信也没收到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先生的痴迷与崇拜。虽然我的根底是宋代山水，宗法马远和郭熙，与林风眠的“当代水墨”风马牛不相及，然而我笔下却渐渐出现林氏的影子。

究其根源，主要因为林风眠绘画中有一种忧郁的气质，与我年轻时的性格相投。这种相投是精神上的、本质的、自然而然的。这种气质的东西在传统的中国画里找不到，但在林风眠的画里碰到了，并与我“一拍即合”。

林风眠的画采用一种主观抒发的方式。这种直接的抒发，我只在倪瓒、郑板桥和八大的画里见过，但古代的东西毕竟有时代的隔膜。林风眠的画是现代的、散文化的，对于我很亲切，而且焕然一新。尤其是他致力于精神的探索和情感的表达，对我影响至深。

我在《林风眠和他的画》中，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：画展中有一幅作品，画家是以泼辣劲健的笔势，写出疾风中萧萧倒去的乱苇，低压在水面上的横滩，涌去的云流……却只有水鸟，引颈挥翅，迎风

而行。画面上这两股强烈矛盾的力量，表现出一种倔强挺进、不畏艰难的精神与毅力，很有象征性和启发性。这是林风眠独有的境界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我原先酷爱的“北宋山水”渐渐离我而去。我感觉自己在风格上愈来愈接近林风眠了。我没有刻意去模仿他，只因为我的心境重合了他的画境。

然而，我很怕自己变成他的影子，或者走不出他巨大的影子。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各种林风眠的画集，我每见必买，但很少认真翻看，我怕对他进入得太深，或者他进入我太过深。

我相信，真正改变一个人画风的还是时代和人生。

80年代以来我从事文学，几乎完全离开了水墨生涯。在写作中，在和无数我虚构的小说人物的命运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我身上的“绘画”悄悄发生了变化，我不知道。到了90年代，一度重返丹青，动起笔来，忽然发现我的画变了，何时变的？何以变的？

是由于心中的文学太多，文学的场景、风景、境界、诗性、想象太多？还是由于被文学写作惹起的感触太多、太深、太切，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？比如《往事》《期待》《老门》《通往你的路》《树后边是太阳》《大道》《穿透云层》《温情的迷茫》等等，这些是画还是散文？是艺术的灵感还是人生的感悟？我是从传统宋画还是经由林风眠走到这里来的？

现在我清楚了，是林风眠。是林风眠的艺术与魅力的吸引，使我身上的散文气质和人生情感融入了笔墨，使我的想象顺从了自己的心灵，使我进入了个人全新的绘画世界，使我在不自觉和自觉中形成了自我。

这个开在外滩27号大楼里的久事美术馆真有意思，上次我来，是看夏加尔，充满爱的小人，即使死去了，埋在土里了，还漂浮在爱里。这次是莫兰迪，充满慈悲的瓶子。即使经历了意大利墨索里尼疯狂的法西斯时代，还是宁静而且干净，经过岁月和时代的洗礼，这些画只会更好，不会被弄脏。

在莫兰迪面前，我会想到夏加尔。

这两个展览的动线非常一致，甚至上次放一幅夏加尔画的小房子的墙上，这次也放了一幅莫兰迪画的小房子。他们画的都是世界上的小地方，一个是有着幽暗街道的白俄罗斯小村子；另一个，是长满橄榄树的阳光灿烂的古城博洛尼亚。印象里，他们两个人都长着沉湎于自己的细长脸，还有乱发，有着害羞的眼神。在他们的画里可真是看不出战乱，

看不出夏加尔经历了欧洲各地绞杀犹太人和现代主义艺术的黑暗，也看不出莫兰迪经历了狂热追求墨索里尼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生活。

1997年我去博洛尼亚书展领奖，我的瑞士出

我却忘不了这些瓶子，倒是意大利美术馆里无穷无尽的大理石雕塑，无穷无尽肌肉血管发达的经典雕塑被记忆混作一团了。从博洛尼亚旅行之后，我也开始收集瓶瓶罐罐了，每次积攒到一只瓶子，都想

有种在博洛尼亚房子墙上时见的一抹脏红色也渐渐综合进来了，好像轻声啜饮。想必他是不愿意看到墨索里尼情妇挂在广场上的尸体，露出了女人的内裤吧。莫兰迪的干净里带着慈悲，多一点少一点，都会浑浊，可他的画却越来越清澈。越来越接近夏加尔暮年时画的爱人们，双双都在坟墓里了，可还是因为爱而保持着清新的，沉醉的飞翔姿势。

画还是那些画，这次的确能看懂得多一些了，这也是拜岁月与经历所赐。

就画一辈子厨房里用过的瓶子，在到处都是伟岸大理石雕塑的意大利，他真是干净。

我明白自己喜爱的画家都是怎样得以永恒的了，他们自己就是简单的，细小的，干净的，永恒的。

有些意大利瓶子值得细看

陈丹燕

版商说她一定要去看瓶子，我一无所知，就跟着她去了。路过画里的橄榄树，经过画里名叫丰达扎的街道，就看到了出产在博洛尼亚的那些瓶子，装红酒的，装橄榄油，装红醋的。20世纪30年代的，40年代的，50年代的，都是寻常人家用的瓶子，在莫兰迪纪念馆里。

那时年轻，只觉得这画家心很静，还不懂看这安静里蕴藏着的力量和干净。那是第一次去博洛尼亚，我自己的心不够静。

起莫兰迪，想着他渐渐生成的敏感的灰蓝色，想他的心是越来越静了。自己心思繁乱时，有时他的灰蓝色就来我心里定一下神。在北极的老冰上也有一种类似莫兰迪色的灰蓝，在北极算是永恒的颜色了。

7月11日的早晨，我重逢了这些顽强的小画，特别是那些1942年画的，在墨索里尼最喧嚣时，这些画的尺寸越发小和干净，越发私密和宁静。在战争期间，渐渐弥漫调和到整幅画面的灰蓝色里，

偶遇的快乐

郇亮

在游乐园，毛头很快便与一个叫“花生酱”的小姑娘熟识了。“我叫小豆芽，今年四岁，在幼儿园读小一班。”这是毛头结交朋友的惯用路数，她总是落落大方。“花生酱”自我介绍说七岁了，读小学一年级。毛头马上亲热地叫她“花生酱姐姐”。

两个小姑娘一起玩滑梯，搭了积木，还开了玩具汽车。半小时后临别，她们已经难舍难分。我们让毛头把一个带星星图案的气球送给“花生酱姐姐”。姐妹俩踩着滑板车驰向门口。这是初夏之夜的一个完美结局。毛头说她很快再来这里玩，当然也是为了再遇到“花生酱姐姐”。不过她旋即又说，“花生酱姐姐应该不会再遇见了”，言语间透着无奈的感伤。我对她说，我们每天遇到的人，大部分不会再遇到，所以，如果有些可聊的，就在遇见的时刻慢慢享受那份偶遇的快乐。如果能再次相遇，固然很好，如果不再相遇，脑海里有个影子，那也是美好的。

这个，毛头现在未必能懂，但她终究会懂的。



蔬食常年 龚晓蓉 绘

正是当年当中最热时候。明人高濂列举了很多避暑的奇招，譬如喝“露露酒”——暑月大雷霆时，收雨水淘米酿酒，名露露酒。譬如“琢冰山”——每以三伏琢冰为山，置于宴席左右，酒酣各有寒色。再譬如“临水宴”——李少师与客饮宴，暑月临水，以荷为杯满酌，不尽则重饮，无日不大欢。

琢冰山，临水宴，以荷为杯满酌

周小麦

以荷叶为杯喝酒，确实够雅致的。不过还有一种更雅致的饮酒之法，叫作“碧筒酒”——取大荷叶，去叶心，令叶面与大柄相通，这个酒器雅致得有点过分。碧绿的荷叶柄，像一根长长的吸管，这吸的哪里是酒，分明是盛夏的无尽绿意。心静自然凉，会玩的人，到底不一样。

夏天还是要到水边去，到山中去。到湖心亭采莲菜、采野菱，就是一件清凉的事。还可以在湖面上野营。西湖的压堤桥边，种了数亩莲花，夏日清芬，隐隐袭人。高濂就乘船去湖上夜宿，以避

城中暑热。坐着小船喝酒观月，露影湿衣，欢对忘言。

杭州有湖有山，确实叫人流连不已，到了夏天，湖山更有消暑之功。

清晨早起，在湖上采莲蓬剥来吃；或是走到山里去，野花幽鸟，山深境清。且抱古琴，向松荫石上坐，抚琴二三曲，即是画中人物。远听山村茅屋鸡鸣，伐木丁丁，樵歌相答；近闻野花隐隐生香，气息恬淡，轻风送拂，怎不叫人两腋生风。

想起唐人杜荀鹤有《山中寄诗友》：“琴临秋水弹明月，酒就东山酌白云。”这样的句子，宜写在水面上，写在松风里。三生石那个地方，也是山林幽深之处，大暑之时，那里定然要比热浪袭人的城中凉快许多。高濂真会选地方，“三生石谈月”。虽说是谈月，但谈风、谈话、谈雪，也都是能使人快乐的事。

三生石畔，可默读唐人释睦庵的诗句：“圣迹谁会得，每到亦徘徊。一尚不可得，三从何处来。清宵寒露滴，白昼野云隈。应是表灵异，凡情安可猜。”

竹夫人

周培元

人睡觉，微风穿过透空的竹管，很凉爽。她还告诉我，竹夫人作为纳凉的物品，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我再追问：“您是如何知道这个纳凉物品的呢？”珊珊的眉毛微翘了翘，告诉我，前两年她参加央视“我有传家宝”节目录制时，遇见一位嘉宾在介绍竹夫人。回上海后，她就开始寻觅这种纳凉佳品，终于在网觅得。她要求工匠一定要带青皮，加厚，去毛刺。听她绘声绘色地讲着，我决定给夫人买一个体验一下。珊珊问我们要不要看一下，我迫不及待地回答要。她为我们泡好自制凉茶，然后去卧室，拿出轻巧精致的竹夫人，我上前端详，青皮竹制的透空管，全是手工打造，做

工精细，而且竹片接口的位置很隐蔽，既美观也不会伤到皮肤，不由得感叹古代匠人的工艺传承。回到家后，我查了文献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二回描写制灯谜时，薛宝钗出了一首谜面诗：“有眼无珠腹中空，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叶落分离别，恩爱夫妻不到冬。”谜底便是：竹夫人。竹夫人又叫青奴、竹奴，相传诞生于唐朝，那时叫“竹夹膝”，北宋时开始被称为“竹夫人”，作为民间夏日取凉用具。江南炎炎夏季，人们喜欢使用竹夫人，可拥抱，可搁脚。竹夫人四周有竹编网眼，根据“穿堂风”的原理，这种生态“空调器”在盛夏时节可以为市民消暑。但由于城市里的人太依赖空调，知晓并使用的人不多。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有极其丰富的非遗文化，如果不去传承，这些物品将会消失在现代生活中。错过和他们兄弟俩分享，尤其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进电影院看电影呢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电影里辛巴被迫和父母离开，爸爸被杀害等等的镜头，直接把他俩吓哭了。一边抱着我们大叫：“我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！”一边又忍不住问我们：“辛巴还好吗？爸爸回来了吗？辛巴找到妈妈了吗？”两兄弟进进出出影厅多次，就是为了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。至此，和父母分别的话题在我们家就成了禁忌。“我们永远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”

也许他们的骨子里，对于分离，有着还不太懂如何表达的痛。因为异地的关系，这对双胞胎男孩的整个幼儿园阶段，爸爸都没能陪伴他们左右。每次乘飞机来陪过周末，他俩

都是盼着数着日子的开心，临走时也难免会难过一下，但这点小情绪很快就会过去。当时我们觉得没什么特别，直到去年真的团圆了，才感觉到，孩子们对父亲的依赖，藏得很深很深。

为了帮小朋友们准备跆拳道比赛，爸爸如今也成了半个教练；孩子们上场后，又成了专职的摄影师记录下他们帅气的一刻。无论是温习考试还是玩耍嬉戏，他们首选陪伴的对象，一定是爸爸。一度脸盲、经常分不清两兄弟的爸爸，也在持续的陪伴下，不仅攻克了这一“难题”，更是摸熟了两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情。

今年二三月，香港遭遇来势汹汹的第五波疫情，学校停课，我们也被迫在家办公。虽然家里突然变得什么都得



夜光杯

“爸爸和我们在一起”

邢舟

都是盼着数着日子的开心，临走时也难免会难过一下，但这点小情绪很快就会过去。当时我们觉得没什么特别，直到去年真的团圆了，才感觉到，孩子们对父亲的依赖，藏得很深很深。

为了帮小朋友们准备跆拳道比赛，爸爸如今也成了半个教练；孩子们上场后，又成了专职的摄影师记录下他们帅气的一刻。无论是温习考试还是玩耍嬉戏，他们首选陪伴的对象，一定是爸爸。一度脸盲、经常分不清两兄弟的爸爸，也在持续的陪伴下，不仅攻克了这一“难题”，更是摸熟了两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情。

今年二三月，香港遭遇来势汹汹的第五波疫情，学校停课，我们也被迫在家办公。虽然家里突然变得什么都得

都是盼着数着日子的开心，临走时也难免会难过一下，但这点小情绪很快就会过去。当时我们觉得没什么特别，直到去年真的团圆了，才感觉到，孩子们对父亲的依赖，藏得很深很深。

为了帮小朋友们准备跆拳道比赛，爸爸如今也成了半个教练；孩子们上场后，又成了专职的摄影师记录下他们帅气的一刻。无论是温习考试还是玩耍嬉戏，他们首选陪伴的对象，一定是爸爸。一度脸盲、经常分不清两兄弟的爸爸，也在持续的陪伴下，不仅攻克了这一“难题”，更是摸熟了两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情。

今年二三月，香港遭遇来势汹汹的第五波疫情，学校停课，我们也被迫在家办公。虽然家里突然变得什么都得

靠抢，尤其是网络；外面物价飞涨，快测棒等紧缺，都不敢出门。面对一天几万人确诊、公立医疗不堪重负，我们难免会担心害怕，可他俩却特别开心。“因为爸爸可以一直陪我们啦！”就在那短短两个月里，他们完美地继承了爸爸的兴趣爱好，不仅棋艺渐长，家里的模型玩具也逐渐升级，父子仨一坐下来就是几小时，彼此之间也多了不少秘密。

今天，哥哥发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电子邮件给他的好朋友：“xx，等你到了英国安顿好，记得和我联系哦，我会想你的。”都说疫情改变了很多人和事，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，但至少让我们学会了爱和珍惜当下。

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爸爸向前一步，成果有什么不同？明日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新时代 新父母

责编：郭影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